

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

月 难 圆

(评 剧)

张 福 先 张 惠 文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236.227

月 难 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农民报印刷厂印刷

字数42,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插页1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8069·221

定价：0.21元

内 容 提 要

海棠岭大队团支书杏梅，和钻研果木栽培技术的青年柳向春真诚相爱，并决心把家乡建设成富裕的新山村。但由于柳家是富农成分，向春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戴上“分子”帽子，使他俩的婚姻和理想历尽磨难。杏梅坚信党的政策，在园艺场长李忠厚和响大婶等群众的支持下，同有“左”倾思想错误的大队长赵有德进行了坚决斗争。最后，柳家冤案得到平反，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剧曾荣获文化部、全国剧协联合举办的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年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奖。

编辑前言

提倡戏曲现代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各个剧种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扶植戏曲现代戏的剧本创作,向戏曲剧院(团)推荐现代戏剧本,我们决定编辑“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

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选择优秀的戏曲现代戏剧本,编入“丛书”。不论是否出自名人手笔,是否经过舞台演出,都择优选编,一视同仁,并注意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务使优秀剧本不致埋没。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丛书”的编选工作难免出现缺点、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

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胡 沙

副主编：黄俊耀 杨兰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杰 叶 锋

刘奇英 何孝充

余雍和 陈 羌

胡小孩 顾宝璋



第二场 柳向春(孙广田饰):“杏梅,你拿的是什么?”
杏梅(贾玉兰饰):“这个嘛,保密!”



第三场 杏梅娘(王淑春饰):“哎,把鞋都给人家啦!”
响大婶(刘凤英饰):“是吗?那时髦的好小伙有的是,你咋偏看上他了呢?”
杏梅:“那好,我不藏不瞒!……”



第四场 杏 梅：“大妈你莫把杏梅错看！”
向春娘：“你，你跳进火坑后悔难。”



第八场 众 人：“花儿香，果儿甜，
歌儿唱彻月儿圆。”

李岛摄影 吉林省双阳县评剧团供稿

人 物

柳向春——青年社员，二十八岁。

杏 梅——海棠岭大队团支部书记，二十五岁。

李忠厚——海棠岭园艺场场长，五十岁。

响大婶——园艺场饲养员，四十七岁。

梨 花——杏梅姐，赵有德妻，二十六岁。

赵有德——海棠岭大队大队长，三十八岁。

杏梅娘——四十五岁。

向春娘——六十岁。

淘 气——青年社员，十八岁。

白立新——下乡青年，二十四岁。

群众若干。

第 一 场

时 间：一九七九年秋。

地 点：杏梅家。

〔幕启：杏梅娘手拿一双新做的布鞋，边走边看，心事重重上。〕

杏梅娘 （念）闺女大了不中留，

留来留去惹人愁。

我一辈子无儿没绝后，

挨肩儿养活俩丫头。

大的叫梨花，小的叫杏梅，俩丫头都长得象水葱似的，大伙都说随我，嘻嘻嘻。梨花嫁给了大队长，虽说岁数大一轮，可那小日子过得没比的！老丫头杏梅的事可就犯了叨扯了。（唱）

姑娘大就象那招风的柳，

一家有女百家求。

保媒的提亲的总是不断流，

小青年有事没事、找个因由也上我们家里来转悠。

小伙子堆里白立新长得就挺秀，

说话不土鳖，处事挺光溜。

前两天我让杏梅做双鞋暗把心思透，

这丫头羞羞答答没开口。

美滋滋乐悠悠穿针引线紧前紧后一心露手头，

我看这事有个八分熟。

（端详手中的鞋）

〔白立新幕后喊：“杏梅——”

杏梅娘 这不，说着说着这小子就来了。

〔白立新拿张报纸，提一盛着礼品的网兜上。

白立新 杏梅，咱俩的名字上报啦！（破门而入）

杏梅娘 哟，什么事呀？

白立新 啊……大婶，我和杏梅的名字上报了。你看，杏梅的名字在这儿，这个是我。

杏梅娘 这上都咋写的？

白立新 咱海棠岭培育的“高寒一号”大苹果，受到省科研所的高度重视。

杏梅娘 哟，这工夫劲儿八成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俩啦，可真神儿了。

白立新 大婶，杏梅没回来？

杏梅娘 在园艺场呢。

白立新 我找她去。（欲走又返）大婶，我差点忘了，这是我给你老人家的。（出示网兜礼品）

杏梅娘 哟，啧啧啧，来就来呗，还拿东西干啥？

白立新 大婶，看你说的，孝敬你老人家我还不是应该应份的吗！

杏梅娘 这孩子多会来事，不怪我大姑爷总夸你好，将来保准能有大出息。

白立新 大婶，看你说的。

杏梅娘 以后可别费这个心啦。

白立新 大婶，我和杏梅是老同学，从我一到海棠岭就愿意到你家来；尤其是大婶的为人处事，最对我心思。

杏梅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大婶我也是挺好个人儿呢。

白立新 是呀，大婶，这个你就收下吧。

杏梅娘 那我就见外了。你快坐下，约摸着杏梅也该回来了。

白立新 那我也不等了。（欲走）

杏梅娘 你等等。（拿过鞋）我让杏梅做双鞋，来，照量照量！

白立新 （惊喜）给我做的？

杏梅娘 啊。

白立新 大婶，你真比我的亲妈还惦记着我呀！

杏梅娘 杏梅贪了好几个黑儿，把拿手活计全用上了。

白立新 （故意）我这不是有鞋穿吗？

杏梅娘 这双鞋不是有个说道吗！（唱）

姑娘家做鞋当做订婚礼儿，
海棠岭祖辈传留的老规矩儿。
倘若是把鞋送到你的手，
她就是愿意给你做媳妇儿。

白立新 （喜出望外）真是给我做的？

杏梅娘 那还能闹着玩。来，快试试。

白立新 哎！（试鞋）

杏梅娘 哎……对了，新鞋不好提，我给你取鞋拔子去。

（下）

白立新 （翻看鞋）这可真是精心炮制的。这哪是一双鞋呀，这分明是一个大姑娘的心呀！我白立新总算泡到了这一天啊！

〔杏梅娘拿鞋拔子上。

杏梅娘 来，看合不合脚。

白立新 保证合适。

〔白立新穿鞋。杏梅娘帮着提鞋。立新被挤得龇牙咧嘴，终于穿了进去，但脚痛难忍，不敢沾地。

杏梅娘 （关切地）怎么样？

白立新 不大不小，正好。

杏梅娘 那脚咋不敢沾地呢？

白立新 （掩饰地）我怕把鞋底弄脏了。（急脱鞋，揉脚）

杏梅娘 （接鞋）明儿个让杏梅用鞋楦子好好楦楦，焙伏了就让她给你送去。

白立新 你老放心，我跟我爸爸说了，事成之后，马上给杏

梅安排工作。

杏梅娘 那敢情好。

白立新 我走了。大婶，你老有事尽管吱声。（喜滋滋下）

杏梅娘 立新啊，可常来呀。（自语）多光溜的小伙呀。昨儿个我大姑爷上县开大队长会去啦，我让他特意到立新家通通光，他父母要是没啥意见，就早点把事定下来，在县城找个事儿，不省得在老山沟遭罪儿！（回身拿起礼品）这小子！（唱）

你看这小立新多会来事儿，
将来保准孝敬丈母娘又知道疼媳妇儿。
他爸爸门路广在县里混着事儿，
他妈妈的官不大可管那大戳子儿。
小杏梅的运气好占了好八字儿，
这件事得紧紧手争争朝夕儿。

〔梨花急匆匆上。

梨 花 （念）杏梅要嫁老柳家，
赶快告诉我的妈。

（边开门边喊）妈！妈！

杏梅娘 咋的啦，吓人道怪的？

梨 花 杏梅的事出岔头了。（唱）

门外头风言风语满村传，
小杏梅和柳向春勾搭连环。
嘴说是搞什么科学实验，
没曾想姓柳的没安好心田。
倘若是生米做成熟干饭，
落下个名利两伤后悔难。

杏梅娘 大筐箩那么大的雨点也淋不到他头上啊！是真的吗？

梨花 我还能说谎？！
杏梅娘 你听谁说的？
梨花 海棠岭一哄声似的，就连那三岁小孩都知道。
杏梅娘 嗯？我咋音信不知呢？
梨花 我的傻妈呀，瞒的就是你呀！
杏梅娘 啊？这个丢人现眼还大愿的死丫头，简直都混透腔了，那样人家咱们连边都不能沾啊！
梨花 妈，赶紧想个办法呀！
杏梅娘 想啥法，你女婿还没回来。
梨花 这个缺德兽，八成又捞着好酒，灌晕眼了。
杏梅娘 这可咋办？这个死丫头跑哪去了？
梨花 不在果园，就在老柳家。
杏梅娘 你说这要传到白立新耳朵，成啥事啦！（拿鞋欲摔）
梨花 妈，别摔，等我们家那个缺德兽回来……
杏梅娘 别等了！把杏梅找回来，让她把鞋给白立新送去！
梨花 那……她要是给柳向春呢？
杏梅娘 柳向春？一个臭富农，想娶我闺女？做梦！
〔猛地坐在椅子上。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当天傍晚。

地 点： 果园。

〔幕启：杏梅持鞋包上，环视……

杏 梅 (唱)晚风吹果树轻摇园林静，

踏小路脚步匆匆心不宁。

姑娘家心里有话怎对人讲，

多少回含羞对月诉秋风。

秋风啊，秋风啊，

你年年都过海棠岭，

可知道我对他一往深情。

多少年雪压霜欺识肝胆，

心头上深深地刻下了他的名。

是温情，是同情，

还是姑娘太多情？

我夜不成眠扪心问，

热辣辣地直翻腾，原来是爱情。

事到如今我哪顾得脸红心儿跳，

到果园和你交心把事挑明。

表情意违背娘心来把鞋送，

但愿得事遂人愿水到渠成。

这鞋儿轻情意重让它做证，

我决心和你同甘共苦到白头，风风雨雨奔
前程。

(焦灼地四处望，接唱)

我喊，喊又不敢喊，

那多难为情。

向春他从不离职守，

(响大婶内笑)

那边好似有人声。

我闪在树后仔细观看……

〔杏梅隐下。响大婶、李忠厚上。〕

响大婶 (唱)来了我响大婶和我的那位老感情。

李忠厚 (唱)打更站岗走遍果园心高兴，

响大婶 (唱)抽个空唠点正事捎带溜溜风。

李忠厚 你可得了吧，那叫啥话呀？

响大婶 说句时髦话，这块没人听。

李忠厚 就坐在这儿吧。

〔二人并坐。李装烟，响大婶点火，李喜不自禁地笑。〕

响大婶 看把你乐的。

李忠厚 就是得乐。猪肥粮多，苹果高产，咱们海棠岭变了！

响大婶 哎，可是的呢，向春搞的那些果木新品种都登报了，咋落个白立新的名呢？

李忠厚 那还不是赵大队长的阶级性吗！说向春出身不好，他妈又是分子。

响大婶 要说向春他妈，我最知道根底。她是顶饥荒嫁到老柳家，老老少少她是下眼皮。土改时她大爷公公都戴上帽子了，以后凭啥又戴她头上了？

李忠厚 那也是赵有德干的事。那年他当造反司令，就给向春娘扣上了帽子。我看早晚得给人家正倒过来！

响大婶 那敢情好，要不向春和杏梅的事还真得费点事呢！

李忠厚 怎么？

响大婶 赵有德还不得插手哇！

李忠厚 没关系，只要杏梅和向春投心对意，谁也拆不开。

响大婶 哎，你是杏梅的入党介绍人，那可是大事，你给办到哪步了？

李忠厚 表填完了，就等支部通过报党委批了。

响大婶 好！那他们俩的事咱们一包到底！（捅李一把）哎，

咱俩的事还有没有个说道啦？

李忠厚 啥说道？这二年我帮你挑水劈柴，你给我缝补洗涮，不就是这么个说道嘛！

响大婶 没别的啦？

李忠厚 小点声！

响大婶 哟，小棉袄又不是夹的！我可不是图希你当个园艺场长。眼下你就是官复原职，再当支部书记，咱都不眼热。

李忠厚 那你图希啥？

响大婶 那年头你挂牌子游斗，打个发昏带死，那么折腾，你没泄气；遭那么大的难，你还领着向春和杏梅办起了果园，我就宾服你那硬骨头和那颗透亮杯儿似的心。

李忠厚 就皆因这个，你才不怕担风险？

响大婶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曾想一来二去还动了感情了。

李忠厚 真的？

响大婶 咱敢起誓！那你……

李忠厚 我？嘿嘿……，谁不是呀！

响大婶 那支部让咱办喜事，你咋不打拢呢？

李忠厚 （兴致勃勃）我呀，我是想等苹果全下树，咱再办喜事也不晚！这阵子你看看——（唱）

党的政策扎扎实实正可咱心怀，
多少年的救济户如今把帽子摘。
海棠岭从今后彻底把穷字甩，
家家户户直起腰板把头抬。
入秋来总动员齐把山货采，

靠山吃山挖百宝就地生财。
大榛子甜圆枣销路可真快，
密嘟嘟的山葡萄挤破柜台。
山梨山楂山里红成车往外拽，
榛蘑圆蘑花脸蘑样样下山来。
国家包销人人都争着买，
推不开来揉不开。
柳向春培育的苹果更是招人爱，
推销的广告都上了电台。
大路朝天天放光彩脚步从头迈，
老树新花正好这时开。

〔二人开怀大笑。〕

响大婶 对！不是有人专门看笑话吗，咱就让他瞅瞅，咱也
谈谈恋爱，赶赶时兴。别看咱这不是大城圈，可这
真山真水花草果木比那公园马路还实惠！

李忠厚 呵，你是想象电影里似的，你撵我跑，树林里藏个
猫猫，山坡上打个滚，再蹦到河里挠个“狗刨”？

（绕到树后，不料将躲在树后的杏梅冲出）

杏 梅 大舅妈！

〔李、响大惊。〕

响大婶 杏梅，你、你多咱来的？

杏 梅 我……

〔李忠厚非常尴尬。〕

响大婶 啊……没啥没啥。家里人家里事儿，杏梅比咱们小
一辈儿，都听清了省得总猜谜儿。（发现杏梅手中的
鞋包）杏梅，你这是……

〔杏梅羞涩不语。〕